

踏迹北大营旧址

女 真

我第一次去北大营营房旧址，是在2020年11月。

在与“九一八”事变相关的资料中，我看到3张拍摄于2015年的黑白照片，其中一张照片里，墙上挂着“北大营营房旧址”字样的牌匾。这3张照片催促我马上下楼出门——自1931年9月那个震惊中外的炮火之夜，北大营不是早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历史图片和文字描述吗？居然还有当年的老房子在？

那时北大营营房旧址在电子地图上没有标识，我只能根据史料记载的位置前去寻找。营房旧址附近曾有一个海鲜市场，我在那一带东访西问，辗转来到一条小街，找到一个有门岗守卫的大院。从院门口向里面张望，青砖坡顶的旧平房映入眼帘，与我看到的照片中的房子有神似之处。站姿挺拔的门卫说，这里不对外开放。我讲自己的初衷，给门卫看了身份证件。也许是我的恳切和诚意打动了 他，门卫同意我进院儿，但必须限制时间，并且他要一路陪同。

视野中的青砖老房子窗棂、屋顶破败，已经没有人居住。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如果不是墙上挂着的牌匾，我不敢相信这里确实就是北大营营房旧址。我在脑海里回忆读过的资料，试图把眼前的旧屋还原到多年前那个血雨腥风之夜——遭到日军突然袭击的东北军

第七旅官兵被炮火惊醒，虽然伤亡较大，仍然在弹药库等地对日军自发进行反击。从那一夜起，中国进入14年艰难的抗战岁月。

我站在老房子前感慨，再厚重的研究资料也写不尽真正的历史，如果有机会，我们都应该去历史发生地亲眼看看，百闻不如一见啊。

2025年8月，看到北大营旧址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的消息，我马上想，一定要再访北大营旧址。

我关注北大营，因为研读“九一八”事变、中国14年抗战方面的史料时，我有一个关注的问题：日军的目标和炮火为什么对准沈阳的北大营，而不是别的地方？

这个问题其实要从清末的“东北新政”说起。北大营是清末“东北新政”的产物。日俄战争结束后，这两国的实力逐渐渗透中国东北，对东北的资源开发、交通运输等经济、政治命脉构成严重威胁。1906年10月，徐世昌以军机大臣身份跟随贝子载振赴东北考察后，于1907年1月向朝廷奏《密陈考察东三省情形折》，细陈日俄在东三省驻军以及侵害东三省地区主权的情形，指出当地税收、驻军、货币流通、荒地开垦、旗民生计、学堂开设以及地方行政、实业、交通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奏折引起清朝统治者重视，秉承上层旨意的徐世昌很快

撰写《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并提出“充实内力”与“抵制外力”并举的策略。清朝统治者意识到战争给东北带来严重危害，开始放弃长期以来的封禁政策，在东北实行新政和改革，史称“东北新政”。

“东北新政”涉及废除旗汉分治政策，设立专职司法的“提法司”，建立近乎近代的财税体系，创办新式学堂等种种措施，在农业、教育、产业、商业、交通、军事、财政等方面推行改革，为东北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东北新政”时期，为防止日俄等国势力向东北渗透，清政府向东北调防北洋陆军以加强国防，先后在沈阳、锦州、鞍山、大石桥、昌图、吉林、齐齐哈尔、黑河等地铁路沿线或战略要地修建兵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非北大营莫属。

北大营因建于奉天城北而得名，西距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约300米，既守卫东北地区军政中心的安全，又在客观上对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形成监视和牵制，因而成为日军的眼中钉。北大营建成后，最早驻扎的是随徐世昌来东北的陆军第二混成协，这是清末东北地区为数不多的新式练兵法成就的精锐部队。后来，东北军第七旅也曾驻扎在北大营。自建成至“九一八”事变，北大营一直是东北地区精锐部队驻扎之地，承

载沈阳驻军使命，也是东北边防军守卫和保护东北边疆的有力见证。

沈阳市大东区柳林街2号——这是北大营旧址陈列馆的详细地址。202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再次来到陈列馆门前。5年前见过的青砖老房子经过修缮，现在是陈列馆，展示着东北抗战、北大营历史等文字、图片，陈列当年的军用品等实物。站在这里，在书本中看过的文字和图片更鲜活动起来。

这天是周三，上班的人在岗位，孩子们在学校。这天上午，多数人应该都在观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直播。与这里相距不远，建有高大日历纪念碑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相比，来这里看展览的人不算多。

离开时，我向陈列馆南面的大院里张望，想找到几年前放我进大院参观的门卫。但我没看到。即便看见，他也未必记得我。关注过北大营的人不止一位来过这里，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拍下那3张照片的人。

陈列馆里有说明，发现并拍下这几栋老房子照片的是“文物爱好者”。“文物爱好者”没有留下姓名，就像当年驻扎在北大营里的绝大多数官兵，他们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为守卫沈阳流血过、战斗过……

微小说

凤凰岭上浩气存

周莲珊

突如其来的一场疾风暴雨，刷新着凤凰岭。茂密的丛林深处，游动着周占鳌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几十名战士。正是这些义勇军战士，多年来始终牵制着日军，以此支援东北抗联主力部队对日作战。

此时，乌云密布。怒吼的狂风暴雨中，一支全副武装的日本关东军，在少佐龟田的指挥下开进凤凰岭。

龟田得到可靠情报：凤凰岭方圆几十里内，埋藏着许多形成于白垩纪的植物化石和各种海洋生物化石。据说，周占鳌家中就存有一枚鸟化石。而龟田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将这枚珍贵的鸟化石据为己有。为此，龟田特意调过来几门迫击炮，向凤凰岭发起强攻。周占鳌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早就撤出了这些居高临下的阵地，隐蔽到丛林之中。鬼子不见游击队有什么动静，便停止了炮击。

下午，龟田到凤凰岭游击队阵地一看，这里丛林密布，有一些炮弹并没有爆炸。在一处哑弹阵地的岩石上，他第一次发现了飞翔的鸟类化石。“凤凰岭的鸟化石，宝贝啊……”龟田自言自语，生出一个诡秘的主意。

龟田和周占鳌是战场上的老对手，他深知，像周占鳌这样的中国人都是宁死不屈的硬骨头。于是，他决定约邀周占鳌擂台比武，并发出狂言：日本武士道可以轻易战胜中国武术！

果然，接到比武战书后，周占鳌应约要与龟田一试高低。双方约定：如果中国武术不敌日本武士道，周占鳌就要交出手中的鸟化石；如果龟田输了，就必须遵守诺言，永不踏入凤凰岭一步！

比武当天，看着擂台下闻讯赶来为周占鳌助威的百姓，龟田脸上露出诡诈一笑：他早已在外围架设起长枪短炮，而这些百姓，都将是他用要来挟周占鳌的人质。

擂台上，周占鳌凭借扎实的中国武术童子功，很快便抓住了龟田的破绽，眼看就要赢得比武。这时，十几个日本武士冲上擂台，对他进行群殴。周占鳌很快身负重伤，而擂台下，围观百姓也遭到埋伏日军的砍杀……

周占鳌应约来比武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日本人的阴险和下作手段，他绝不可能把凤凰岭的国宝——鸟化石拱手交给日本人，更不愿牵连无辜的百姓。他猛地拉响藏在腰带下的手雷，只听一声巨响，冲天火光撕碎了山间阴霾，碎石与硝烟滚滚升腾。

龟田被爆炸的碎片溅得满身鲜血，两腿一软，重重瘫坐在地上。眼前的周占鳌已被炸得粉身碎骨，只剩下残肢与焦黑的衣片散落四周。风卷着硝烟掠过擂台，带来一股刺鼻的焦糊味。龟田感到脊背一阵阵发凉，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可能赢得这场比武。

这个叫周占鳌的中国人，明明已身负重伤，明明可以跪地求饶，却偏偏选择以命相搏，拉响了藏在身上的炸药。那不是绝望的挣扎，而是一种从容赴死的决绝——他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告诉所有的侵略者：中国人的骨头，是炸不碎的！

龟田的目光缓缓扫过擂台四周。围观的百姓没有一个人后退，他们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那是一种比炸药更可怕的力量，沉默，却坚不可摧。

他终于明白，自己面对的从来不是一个周占鳌，而是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在五千年的风雨里历经磨难，却从未真正倒下过。他们可以被压迫，可以在黑暗中隐忍，但当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总有人挺身而出，以血荐轩辕，以身筑长城。

侵略者的枪炮可以摧毁城池，可以屠杀生灵，却永远征服不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不屈与坚韧。一个周占鳌倒下了，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周占鳌站起来，前赴后继，至死方休。

龟田瘫坐在血泊中，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他仿佛看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无数双愤怒的眼睛正注视着他，无数个不屈的灵魂正凝聚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

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这个伟大的民族，永远不会向强暴低头！

枪声唤醒黎明

（组诗）

吉尚泉

在关门山

14年鏖战的版图上
谁用身影压弯刺骨的寒流
谁在白杨林里设下伏击
零下四十度的丛林中
冻僵的战士怀抱枪械
如同怀抱刚降生的黎明

细密的枪声
唤醒一个又一个黎明
此刻
关门山的鸟鸣，像在复制
当年伏击哨的回声
流水带走的旧时光，被一寸一寸找回

一个相似的傍晚

炊烟升起，太子河在枪声中
拐了一个弯，而风雪掩护的战士
依然在山岗上坚守

子弹呼啸
仿佛漫长的冬天，在用一场
无边的大雪
为抗联的队伍证明

冻土里一定埋着
神圣的使命，冲锋的过程
沿山路迂回，只有硝烟
一直在枝头悬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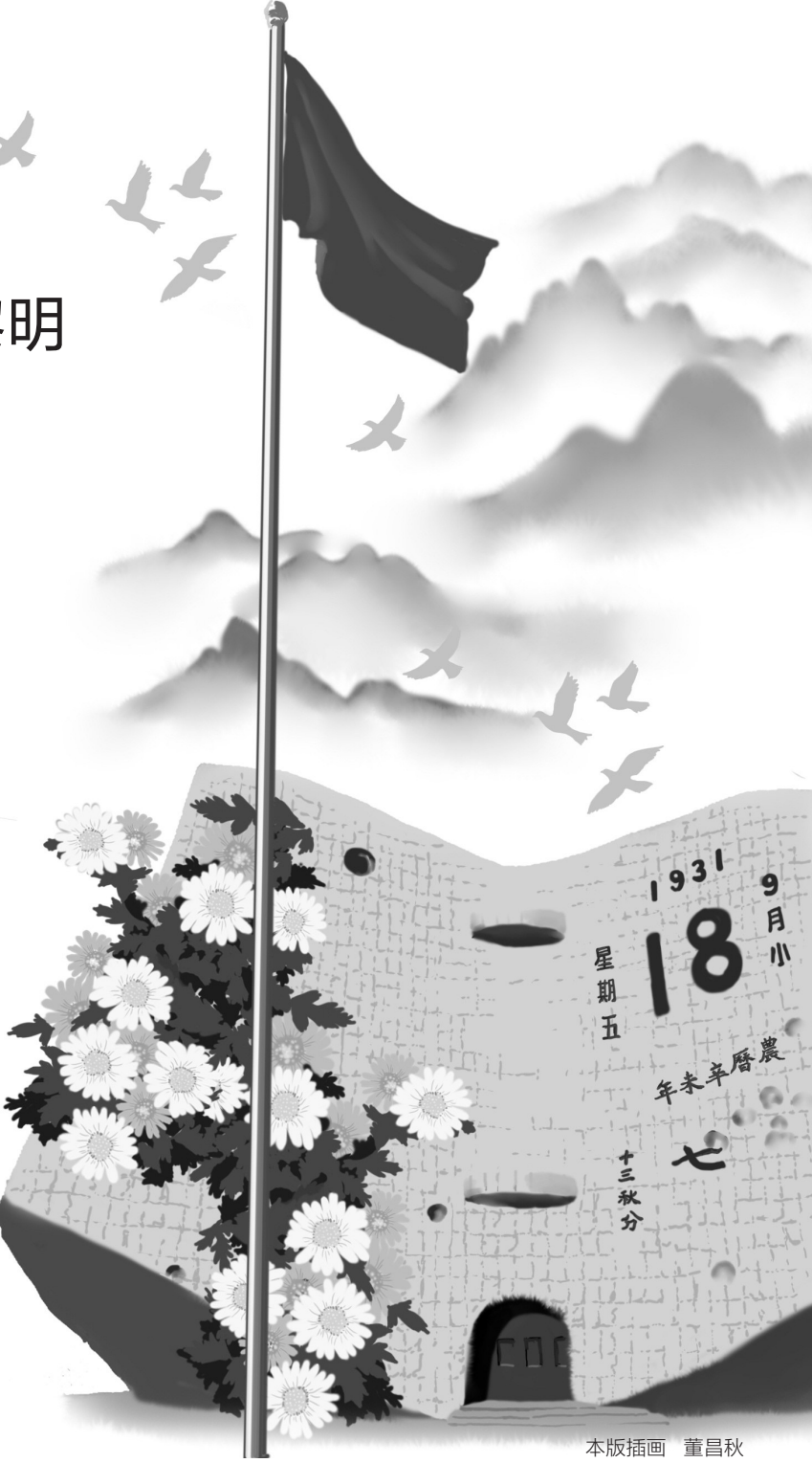
一个相似的傍晚，再一次
拉长了时间
此刻，流水经过远方的村庄，
像雁阵
在苍穹，构思迟到的回信

我们沿山路
攀行，要在九月的风里
留下伏笔，目送更多的河奔泻
凝固成战士，冲锋的姿势

一定

集结的脚步
也会陷入冰雪，冰冷的石桥
一定在暗处
铺架另一种道路
子弹打破北方的寂静，1931年的9月
一定隐藏着巨大的回声

一定有誓言，高过关门山的穹顶
一定有鲜血，染红山里的杜鹃花
一定有人用脊背，抵住溃散的暮色



一定有冲锋的号角，响彻山场

溪水搬运着锈蚀的弹壳，一定有人
俯身贴近泥土许下一生的诺言：
只有战斗，只有冲锋
只有举起的拳头

车过抗联桥

路途的颠簸，和曾经的战斗
有某种巧合，像桥墩上
裸露的弹痕
依然在阳光下拔节
被时间擦亮

纪念馆的玻璃窗里
陈列的旧枪
依然指向山峦起伏的胸膛

车过抗联桥，身后的城市
化作辽阔的背景
当我俯身倾听，依稀的脚步
依然整齐，正从1931年的秋天
涉水而来



踢了半场友谊赛

宋广玉

“五四”青年节前夕，我正和团支部书记商量搞点什么活动，宋晓东推门进来了。他进来后直截了当地说：“法院足球队下战书了，‘五四’青年节要和咱们打一场足球友谊赛。”

“五四”那天，我把全体队员召集到一起做了赛前动员，加上临时组成的啦啦队，数十人浩浩荡荡奔向体育场。

开赛前，宋晓东跑来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领导能不能下场踢一会儿？”其实不用他说，一进球场，我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早就跃跃欲试了。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对方前锋速度快球技好，得球后快速起动直奔球门。我的位置是“把二门”，负有边路拦截重任，只是我已经53岁，又数十年没碰过球，对方一晃一带，皮球穿裆而过，我还被闷了个跟头。好在守门员反应及时飞身扑救，才有惊无险化解了攻门。

因为体力不支，半场没结束我就退场了。回到单位不久，球场传来比赛消息，我们队下半场被连灌四球，输掉了这场友谊赛。我赶紧给宋晓东打电话，安慰说：“没关系，大家踢得都很好，吸取教训，争取下次取得好成绩。”

那个夏天，球队陆续和其他单位打了几场友谊赛，我都没下场，但藏在心底的足球兴趣，却被激发了出来。那时候，大连实德队主场设在金州体育场，几场关键比赛，我都驱车60多公里去现场体验球赛的火热与激情。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落成后，首场中超赛大连阿尔滨队对北京国安队，以及后来的几场比赛，我都跑去现场助阵，劲头比年轻人还足。

有人说，对于男人，足球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爱上它，一生都难以割舍。而于我，它是少年的欢乐记忆，中年的压力释放，老年的兴趣归宿。“东北超”开赛以来，我每天都在报纸、电视上关注赛事动态，有时甚至会想，如果倒退20年，我会不会踢一次民间的“东北超”？

大连娃，站起来！

孔郡南

高一那年，我把校队的队服揉成一团，塞进了衣柜最底层。窗外蝉鸣聒噪，可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像一面破掉的鼓，敲不出完整的节奏。

我是校队守门员，却在市级联赛的决赛里，漏了最关键的一个球。队友们没说什么，可我看见他们低头的样子，比骂我一顿更难受。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过球场。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刷题，可每次抬头，总能看见窗外的操场，球门的影子在月光下晃啊晃，像在嘲笑我。班主任看出我的不对劲，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知道守门员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不是不丢球，是丢了球之后，还能站起来。”我没说话，眼泪却掉在了练习册上。

转机出现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我路过学校操场，看见一群小学生在踢球。守门员是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每次丢了球，他就把腿埋在手套里，过一会儿抬起头大喊：“再来！”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的自己，被球砸中了脸，哭着说再也不踢了，可第二天，还是抱着球出现在了操场。

那天晚上，我把队服从衣柜里翻了出来。衣服上沾着霉点，可我还是小心地把它洗干净，挂在阳台上。月光落在队服上，号码被风吹得轻轻晃动，像在对我说“回来吧”。第二天，我早早来到操场。队友们看见我时，都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拍我的肩膀说：“就知道你不会走。”

重新站在球门前，我还是会紧张，可当球飞来时，我不再害怕。我想起那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想起班主任的话，想起每次摔倒时，教练喊的那句“大连娃，站起来”。高二的校赛上，我们又打进了决赛，最后一分钟，对方的前锋一脚劲射，我飞身扑出，把球死死抱在怀里。终场哨声响起的那一刻，队友们把我举了起来，阳光落在我的脸上，暖得像第一次触碰到足球时的温度。

现在我还是校队守门员，也依然会丢球，可我不再躲起来了。因为我知道，球门线上的月光，从来不是照在不败的人身上，而是照在那些摔倒了，还愿意站起来少年身上。

这就是我的足球故事，不是关于胜利，而是关于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出发。就像这片土地上的风，吹过雪，吹过雨，最后总会带着少年的呐喊，朝着前方，一路奔跑。